

觀  
水

林廣

中国书画高蹈精神

GUANZHHAO

ZHONGGUO SHUHUA GAODAO JINGSHEN

劉德揚 / 編著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 觀 書

劉德揚

• 中国书画高蹈精神

刘德扬 编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年和四川省文化厅郑晓幸厅长于成都画院

#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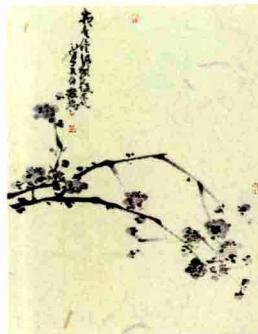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名片；文化是一个种族的最大安全。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磨砺与融合、凝聚与发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伟大民族。我们的祖先通过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奋斗，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延续千年不断，这份厚重的传统文化遗产是我们迈向未来新世纪的坚实的人文基石。如果没有种子，哪里有庄稼？如果没有传承，哪里又有未来呢？中国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在千百年来的坚守、传承、创新中不断彰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多彩的感染力和特有的艺术魅力。

近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响应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化建设的号召和精神，正着力打造和推广“巴蜀画派”，并纳入我省“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我们将建立一套科学的激励机制，多渠道、多方位、多形式地为四川的艺术家们提供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展示他们的才华，让他们走出四川，迈向全国。

刘德扬先生是一个文气十足的花鸟画家。尤其他画的梅和紫藤，特别苍劲、古拙，有文人写意的崇高格调，又富有野趣，相较于传统文人写意，更有生气和活力。而且写实与写意的交融，使其花鸟画颇具现代感。他在梅花、紫藤题材创作上很有突破与创新。在他的创作中，充分体现了不断进取、弘毅深沉的儒者心襟。古人画梅多是表现一种孤傲清高、不入流俗的情感，他已经不满足于古人对梅的表现。梅花是我们的国花，它不同于一般的花草，梅的精神气质玉洁冰清，铁骨其本，傲雪凌寒，使人油然而生敬意。梅花的气质尊严和我们的民族精神一脉相通。贯穿他花鸟画艺术创作的，是一种沉挚醇厚的儒者气质。正是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使其花鸟画作充满乾坤正气，给人以昂扬向上的动力，使人精神更加丰富而深邃。

一个地域的绘画往往是其地方精神文化的一种反映，是一份最厚重、最扎实的关乎人生哲学的精神积淀。德扬的画有着他对这片西蜀沃土滋养最深情的一种思想情怀的表达。“文人画的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重视人品、重视思想性与精神性的发挥，这与孔子的“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完全一致的，而要求“能感人而能自感”正是儒家诗学“兴、观、群、怨”精神在绘画中的体现。刘德扬对文人画传统的理解无疑是深刻的，深厚的儒家文化精神传统使他对文人画的四种要素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血脉上与之相连。重人品、重学问、重才情、重思想，也是他对文人精神的继承。我期盼、我相信，在精神家园的坚守和耕耘中，在艺术的创作和创新中，德扬先生一定会给我们新的惊喜……

刘德扬  
2011.2



## 随笔篇

茶熟香温且自看 / 成都画派首届中国人物画展览后感	12
笔墨等于零	18
聪明·消息	20
心中那盏灯	22
尽日开窗坐好风	25
春江水暖“鹅”先知	28
以不变应万变 / 读郑板桥笔记的感悟	31
厚积薄发 / 御翠墨韵——蜀中八家书画作品邀请展览后感	34
人若有情 花亦解语	38
高蹈精神 宽云飞扬 / “书画同源提名展”献词	40
杂感	42
味道江湖	45
砚边话语	46

## 对话篇

笔墨淋漓写真性 / 专访画家刘德扬（大型专题片——盛世收藏）	74
不要再追捧所谓“当代” / 与《创意城市》记者肖凌的对话	85
一朵让人心碎的荷 / 与《成都晚报》副刊部主任熊莺的对话	92
艺术作品的灵魂是思想深度 / 与艺术影像网特约记者赵子勤的对话	101

## 嘤鸣篇

高山仰止 / 缅怀刘既明先生	120
回忆白允叔先生	122
歌以祈福	125
十丈龙孙绕凤池	127
妙相庄严步生莲 / 郭汝愚先生《罗汉图》读后感	129
狂者进取	131
毓秀钟灵一方家 / 读陈明德篆刻作品	133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136
无风清气自相吹	140
阿桂这小子	142

## 目录



天惊地怪见落笔 / 管窥摩鹏花鸟画作品	144
可贵平常心 / 周光云书画印象	148
张扬剑胆 蕴藉琴心 / 张剑绘画作品观感	150
态浓意远淑且真 / 华珊画作管窥	154
自在于其中	156
长空任鸟飞	159
明珠可掬	161
读明凡画作管见	163
色不异空 / 读《潘锡仁篆刻心经集》	166
古月照今尘 / 丹青呐喊华夏魂	169
友声篇	
问渠哪得清如许 / 康征	178
行云流水 / 叶瑞琨	182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 薛磊	185
一念一清净 心是莲花开 / 读德扬的荷语 / 魏学峰	187
德扬画荷 / 陈滞冬	189
问道恍惚抒性情 / 谢小勇	191
浅尝狂饮两相宜 / 漫呓文艺家刘德扬 / 毕庶强	195
笔耕墨染 情寄花间 / 杨晓亮	198
我读德扬 / 李春	203
文海泛舟 画坛逐艺 / 刘德扬中国画艺术有感 / 陈荣	208
自得其乐 时时开怀 / 汪道楷	211
细读《俯啄仰饮》 / 范文娟	214
墨韵飞扬画中趣 / 刘德扬花鸟画之品味 / 曾策	218
刘德扬书画艺术沙龙侧记 / 曾红	222
错位之后的逍遥 / 《热道》专题记者 周文	226
康刘庄观展有感 / 张蕾	237
丹青难写是精神 / 《头等舱》杂志主编 季尾	240
后记	
	244

觀  
美

中

国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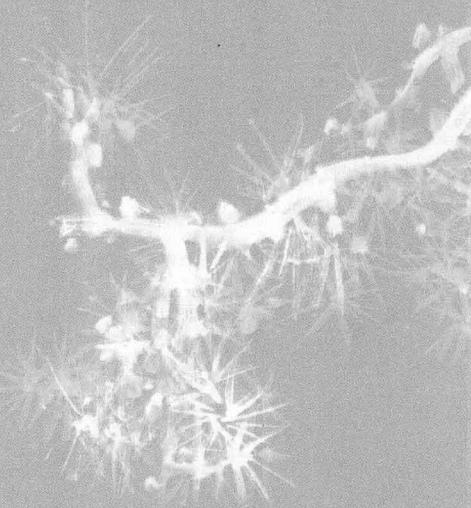
画

高

蹈

精

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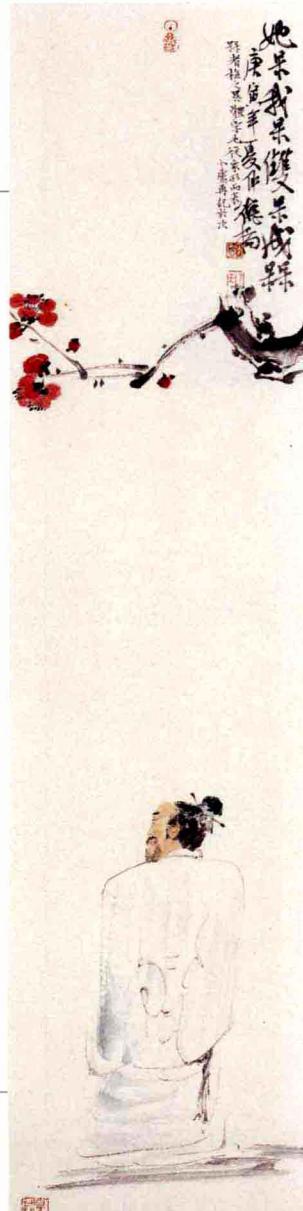
隨  
筆  
篇







茶熟香温且自看  
成都画派首届中国人物画展观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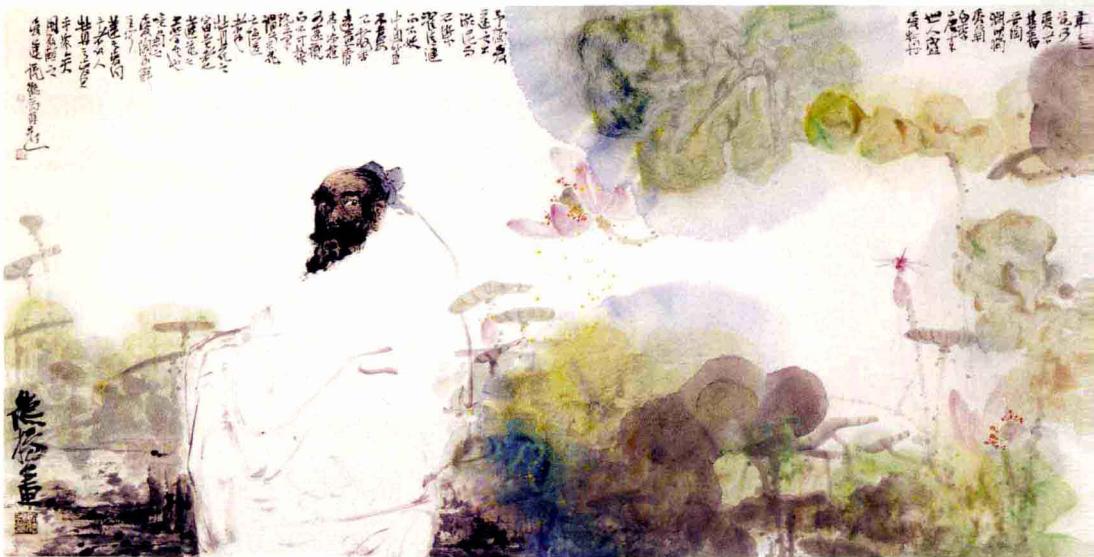
双呆成梅 (92×21.5cm)

应邀就成都画派首届中国人物画展谈观后感，十分荣幸。

当商品经济法则冲击画坛，人物画相对难以取悦于市场之时，成都地区还有那么多的画家以诚挚的敬业精神，在中国人物画领域中默默耕耘，实在是难能可贵。参展作品琳琅满目、异彩纷呈。虽然主题都是人物，但表现手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各具特色。作品中既有纯传统的刻画，又有颇具现代意味的探索；既有工笔细描，又有大笔写意；甚至有引入山石皴法任笔为体，依类赋形借以表现人物体态的创新之作。如果说张自启、吴绪经、李青稞等人是以细笔工致的画法表现了人与物的柔和交流，那么，汤荣新则是以粗服乱头、磊磊落落的画风抽象出《聊斋》众多故事所特有的情节与氛围，让观者不囿于某事某人而生发出更多的自由想象。而在夏亮熹、任兆祥、朱德祥等人的作品面前，又似乎让人们体味到什么是隽永、静穆与宏深。还有王双才、张鸿奎的戏剧人物作品，是那么神采飞扬、妙趣横生……

我很高兴看到成都地区中国人物画家们的这次集体亮相，并希望大家从此高张大旗，放射出实力的光芒。不过，一说到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普

凡人雅事 (68×134cm)



遍感到困难。由于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物历来是绘画艺术中最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主题。这

个主题本身所凝聚的历史感和永恒性使它不可能是画家们纯粹的自我放纵，而是要担负“成教化、助人伦”的重任。因此，中国人物画的创作较之山水、花鸟画难度更大、课题更多。特别是目前拜金现象波及画坛后，中国人物画家面临挑战与诱惑的双重压力，感到左右为难，尴尬万分。要么自甘沉寂与贫寒，要么向闲情绘画靠拢，取悦于市场。

为什么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就那么难呢？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中国绘画艺术中人物画是率先成熟的。从长沙出土的战国时期帛画以及马王堆帛画，到六朝“三杰”和唐朝“画圣”的作品，人物画均居中国绘画主导地位。可是，就整个中国画成名的画家和传世作品看，宋元以降，人物画就很难与山水、花鸟画的成就相颉颃。过去属人物画配景的山水、花鸟画日趋昌盛，人物画却发展困难。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即使在北方出现了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的画家群，在南方有以李震坚、方增先、周昌谷和后继者如吴山明、刘国辉、吴永良为代表的浙派人物画家群，但中国人物画弱于山水、花鸟画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大遗憾。如果说当代中国画家面临的问题是创造，那么，人物画家面临的创造问题就更为严峻。因此，对这次人物画展，我在欣赏、赞扬之余，还是感到其中力作不多，对人物及其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刻画乏力。作品多半倾向于古代人物、仕女及风俗小品，少有描绘现实生活中多种性格的人物形象。其实，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管是哲学、艺术、宗教或其他范畴，人与自然都是紧密相关的。这种

相关不是一般的依存关系，而是一种互为物化的“天人合一”、“物我同体”的关系。作为一个画家，找到自己特殊的绘画语言和艺术形式是重要的，但是是否准确而生动地利用它去描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回顾历代凡有成就的艺术家，其必定对人类世界都有着深切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一定是政治式的，但却必须是生活的和深层次的。只要有了这种深层次的对人类世界的关注，那么，不管是山水、花鸟、人物画还是其他，都可以产生艺术大师。如石涛、八大、黄慎、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就均以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以其对人类世界的深切关注和观照而取得了辉煌成就。对此，石涛有句云：“夫画，贵乎思，思其一则心有所著而快，所以画则精微之，入不测矣。”那种无思想，每天重复自我画稿如洗脸刷牙般程序化的创作，是不可能出精品的。如像画一亭亭少女，颦眉低首，荷锄携篮，必是“黛玉葬花”；画一清癯老者，持书拥竹，或坐或卧，必是“板桥痛民”。如此之类，不胜枚举。这种程式化的构思与创作如何去吸引人、打动人呢？！在画展座谈会上孙彬说，回锅肉的确是好东西，但天天吃、顿顿吃，也还是让人腻味。同样是痛民、哀民的作品，杜甫草堂馆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无以类比。即使是画黛玉葬花，为什么不可以把画面构成处理成黛玉面对风雨飘摇、落英缤纷、零落成泥而弃锄委篮，举首向天作问天之状，这样，“他年葬侬知是谁”的意境似乎要好得多。如果把人物去掉，地上补画一闲锄和一花冢，那么，黛玉葬花的意境似乎又差可与“十里蛙声出山泉”、“深山藏古寺”之类作品相似。因此，作品题材的深度挖掘至关重要。只要在创作上殚精竭虑，哪怕一年出一幅精品，也是大可令人欣慰的。记得去年省诗书画院院展时，戴卫的《棋魂》一画就给我很大震动，至今难忘。画面人物众多，聚焦于一枰之上。透过各种人物的表情，折射出弈棋者、观棋者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了思维飞翔的宽阔空间。特别是满幅墨点，痛快淋漓，既演绎了围棋之魂，更演绎出中华民族之魂。令人心动神惊，注目长考，仿佛也置身其间，与画中人物同思绪、共呼吸。作品画若布弈，物我两忘，笔墨图式与对象之间的匹配关系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这次人物画展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青年画家蔡玉水创作的巨幅人物画《中华百年祭》，也是一件难得的好作品。我仅仅从电视播放的几个局部，就深深感到它强劲的画面张力。这就是我们的中国人物画！那种纯



观梅 (102×21cm)

粹的、中国画特有的笔墨技巧和绘画语言，是如此深入细微地刻画了各种人物形态与环境。人与境的交融烘托出雄强的悲壮、悲壮的雄强。邵大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这是中国人物画创作继蒋兆和《流民图》、周思聪等人《矿工图》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人物画创作难，而是要审视自己是否做到了业精于勤、业精于思。不能因为某些困难而为自己不思不虑、乐得清闲寻找一种遁词，甚至舍近求远，在绘画题材的选择上去追“西藏热”、“少数民族风”。在表现手法上则用现存的笔墨和造型的程式化语言，依惯性去进行创作。这是极不可取的。

对于中国人物画创作难，还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毛笔和宣纸的特殊性把中国画创作挤进了一个狭窄的空间，而且古人已文章做尽，没有多少夹缝可钻。毛笔与宣纸的结合使中国画家们在创作过程中不可能有既雕且琢、深思熟虑的余地。许多时候作品的产生都是在“一种半推半就将错就错顺势而去”的状态中完成的。而在山水、花鸟画中画家们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且还可以常常惊喜一些事先没有想到的线条效果和笔墨趣味。但在人物画中就难以把握，难以对人物进行形神兼备的深刻塑造。于是有人转向模仿西方艺术，以求寻找新的创作空间，其结果又多半在熟知中国民族绘画在世界美术领域里自成独特体系的人们中，引起了广泛

为我一挥手 (101×48cm)



的质疑。法国汉学家雅克·班马诺在介绍成都旅法画家王以时的艺术之路时说：“那些以模仿西方现代艺术为创新的作品，实际上是对中国观众的愚弄……中国艺术要走向现代的变革，则既不能重复中国古老的传统，亦不能模仿西方五花八门的现代艺术。”我以为，对于中国画的创作“全盘西化”与“固守国粹”都不可取，而是应当采取“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画可采者融之”的态度。至于因“欧风东渐，在以西方为话语权力中心的背景下给出的判断，是否切实于绘画的史实与现实”，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人云亦云，连自己都没有信心。

中国画的创作与变革，我认为关键在于坚定对中国画的信念，坚持中国画的本质是写意的，它的造型规律属意象造型。在中国画这一范畴，林兴宅在《艺术魅力的探寻》一书中说，一切艺术形象都可以借助抽象的方法分解为“意”和“象”两个部分。“象”包含着模仿与创造两种因素，“意”则包含精与思两种成分。这四个方面概括为真、新、诚、蕴，予以整体结合后反映艺术美的基本品质，也是作品产生魅力的基因。从此出发，我们创作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够借助传统的力量、外界的力量和自我的力量，在中国画作为整体的传统特色的基础上继往开来，而不是在不能代表传统的局部因素的基础上盲目探索，甚至邯郸学步。有了这种基本认识，那么，对中国画的笔墨形式、表现技巧以及材料、颜色等进行任何选择都是可以的。事实上，我国绘画的发展是由器物演变到石片、竹木片及织物上，由帛、缣绢、细丝绢到唐宣、白麻纸、宋绢以及高丽纸，其间有过多次变化与选择。《中国画学全史》中记载：“古画本多用绢，宋以后始兼用纸，明人又继用绫……18、19两个世纪成为中国宣纸的兴盛时期。”米芾《画史》则写道：“古画至唐初皆生绢，至吴生、周肪、韩干后来皆以热汤半熟入粉槌如银板，故作人物精彩入笔。”现代画家中如张大千改良夹江纸、傅抱石用皮纸、台湾画家刘国松自己设计生产“纸筋纸”进行绘画创作，都画出了无数好作品。所以，对于中国画的创作而言，材料的选择并不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是以什么绘画语言去进行创作。西班牙艺术大师米罗，不管他是用油画颜料、树胶水彩、蜡笔、中国水墨还是用报纸、布面、日本纸，其作品都能让人一眼看出，这就是米罗。米罗这种对绘画艺术精髓的坚韧和对表现手法以及绘画材